



食客記

下

要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食客游记

下 卷

要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客游记 / 要云著. -- 昆明 :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89-0979-8

I. ①食… II. ①要…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428号

策 划: 杨旭恒

出 版 人: 吉 彤 王振才

责任编辑: 李 林 连小楠 高剑坤

责任校对: 段从众 肖梅莲

食客游记

要云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800千

印 张: 37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89-0979-8

定 价: 160.00元

发行电话: 0871-6416722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楚湘川黔走一遭 1

- 黄陂·大余湾 ▶ 1 武昌·户部巷 ▶ 8 长沙·火宫殿 ▶ 14
- 益阳·周立波故居 ▶ 22 常德·桃花源 ▶ 27 吉首·乾州古城 ▶ 34
- 永顺·王村镇 ▶ 42 花垣·茶峒 ▶ 48 龙山·里耶 ▶ 54
- 中方·荆坪 ▶ 61 芷江·龙津桥 ▶ 67 铜仁·梵净山 ▶ 73
- 玉屏·箫笛之城 ▶ 80 贵阳·青岩古镇 ▶ 87 都匀·石板街 ▶ 93
- 荔波·小七孔 ▶ 100 仁怀·茅台镇 ▶ 106 赤水·四洞沟 ▶ 113
- 金堂·五凤古镇 ▶ 121 成都·金沙遗址 ▶ 127 汶川·水磨映秀 ▶ 133
- 仁寿·黑龙滩 ▶ 139

川南黔西小吃行 147

- 六盘水·六枝 ▶ 149 织金古城·织金洞 ▶ 153 毕节·水西 ▶ 158
- 泸州·尧坝·老窖 ▶ 162 宜宾·竹海·五粮液 ▶ 167
- 自贡·仙市·桑海井 ▶ 172 崇州·怀远·街子 ▶ 177

闽粤客乡行 183

- 情迷崇安 ▶ 185 邵武访古 ▶ 191 品尝沙县 ▶ 196
探访三明 ▶ 200 朝拜宁化 ▶ 204 感叹长汀 ▶ 210
九宝连城 ▶ 216 龙岩怀想 ▶ 224 永定观楼 ▶ 228
梅州还愿 ▶ 234 潮汕访旧 ▶ 240 惠州看醺 ▶ 254
深圳寻客 ▶ 262 港澳纪行 ▶ 267

后记 279



鄂湘川黔走一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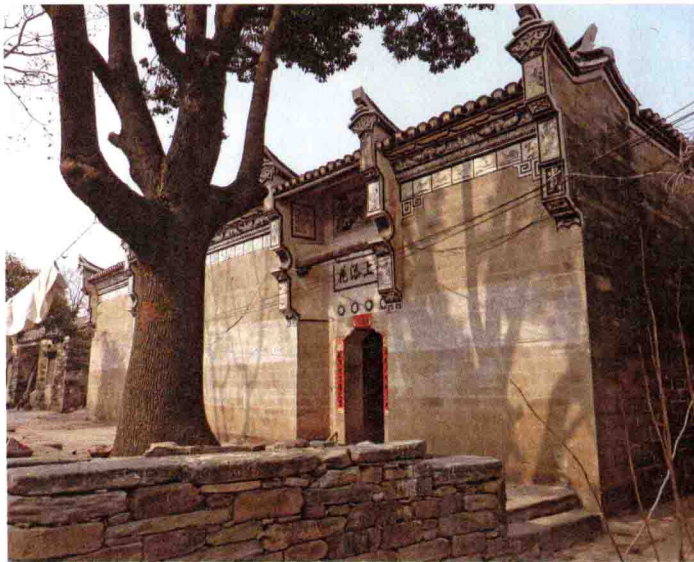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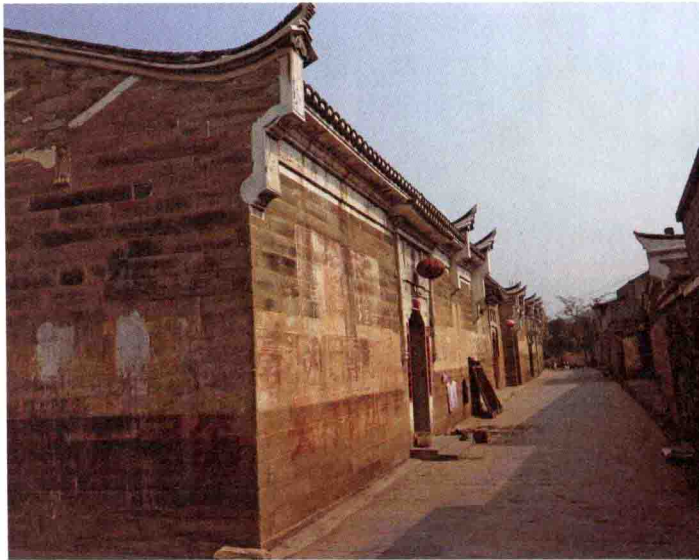
黄陂·大余湾

北京到汉口，一夜时间，早上到达。一看，火车站变了，从中国最脏乱差的火车站变成中国最新最洋气的火车站。老同学杨新政来接，在循礼门宾馆住下，吃热干面，吃完热干面，便派车把我们直接送到黄陂大余湾。

这次到湖北，两个目的，一是和武汉的同学会会面，叙叙旧。另一个，就是看大余湾。

在外地，大余湾的名气很小，与一些出了名的古村镇相比，简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就是到了武汉，打听，也没多少人知道。司机是旧相识，大前年拉我们去钟祥看过明显陵。拿着地图找路，还算顺利，没走冤枉道。进木兰乡地界，从双泉村口下公路，磕磕碰碰到了大余湾。

大余湾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受到重视的。因为这个小村子保留了40多栋明清时代的古建筑，而且这些古建筑带有明显的徽派建筑风格。在鄂北地区，保留成片明清古建筑的村庄，不多。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个村子，于是请专家





来看。专家说，对，这是典型的皖南风格。往深一追，追出了家谱。按谱索骥，大余湾余姓先人正是从赣东北迁入的。历史上，赣东北与皖南属于一个文化区，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历史上长期都是徽州六县之一。木兰川是黄陂的中心区，大余湾在川南，川北有一个德兴村，村民都是当年江西德兴县移民的后代。大余湾亦如是，不过不以原籍地命名，以族姓为名。

大余湾是一个小村子，具体说，是双泉村13个自然村中的一个。但在湖北，叫十三个湾子。湖北多水，所以很多村庄都以湾命名。我在成都上学时，同班不少湖北同学。有一个天门人叫赵礼荣，和同学交谈时，说起家乡，我们湾子，他们湾子，搞得大家摸不着头脑，最后才搞清，他说的是我们村，他们村，被同学起了个外号，叫赵湾子。他倒搞不清了，湾子就是湾子，为什么要叫村子。

大余湾保留下来的古民居，基底均用条石砌筑，石面打磨细腻，石基之上，大块青砖到顶，马头墙，两头翘，盖瓦都做成图案，椽头彩绘，房子都敦敦实实，大门有的内进，有的与外墙平，均用大块条石垒砌，内再套木门套。从外面看，联排的院落外墙相接，平整美观，街道随之整齐，与一般鄂北农村相较，显得格外清爽。

进村看到第一家，门口站着两位老伯，上前拉话。老伯热情，听说是专门来看古民居的，便把我们让到屋里，不但让我们随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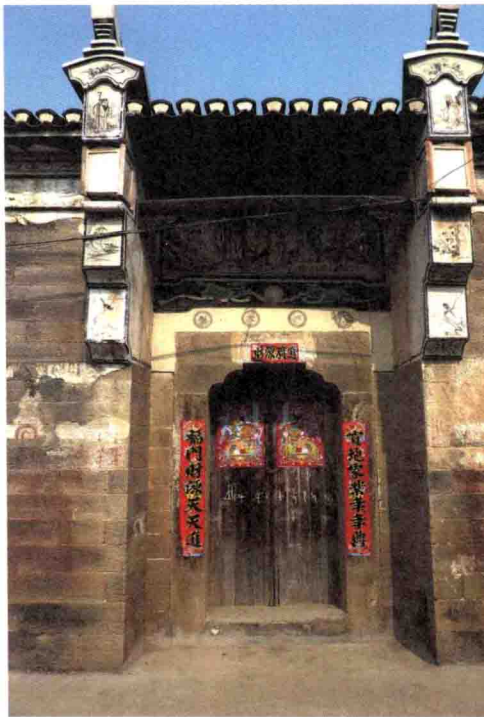
看，还担任起讲解，让我想起在永定土楼里碰到的那位阿耕。老伯说，过去，他们住在这房子里，虽然是自己的房子，但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门扇窗棂上的雕花，看着好看，但从没有研究过雕的是什么东西。直到黄陂要给湾子申请中国文化名村，来了一批专家考察，听专家讲，才

对自己这个家多了一点了解。老乡自嘲，说，自己家的东西，自己不认识，得请别人来说，没文化真是不行。老伯指着他家的门扇，让我们看上下花格中间隔板上的雕刻。八扇门，八个小雕刻，说，这个是绸布缠着的一个笛子，这代表什么？我们说，不知道。老伯说，我过去也不知道，专家来了，一看，大家赞赏，说，巧妙啊，巧妙。我问，什么巧妙？就像今天我问你们一样。专家说，这是韩湘子的笛子。那个，绸布缠着的葫芦，是李铁拐的。那个花篮，是蓝采和的，那个响板，是曹国舅的，八样东西，代表八仙。你看，一个人物也没有，家里就有八仙，这不巧妙么？我在这个家里住了几十年，不知道，人家专家反而知道，没文化啊！

我问，各家都保留得这么好吗？老伯说，我们家还行，有的人家不行。为什么？老乡说，前几年来村里买文物的人多，桌子、椅子、木床、台案、窗户、门，都卖了。多少钱？不贵，一两百块钱吧。后来专家来了，说，这东西，拿到北京的文物市场，少说几千块，如果是明代的家具，就是无价之宝了，一张好床，卖到十万、几十万的都有。卖了的人后悔，骂文物贩子鬼精。现在呢？现在不让卖了，都登记了，谁卖谁犯法。

出了老伯家，再走，走到一处高门大屋。屋门边有说明，这个房子，过去是一个药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村卫生所。门口有一位大姐在洗衣服。我们说，想进去看看。大姐说，要门票的。我们说，刚才我们看第一家，老伯并没有要门票啊，大姐说，一家和一家不一样。我们3个人，给了10元钱，大姐放我们进了屋。一看，保留下来的门窗和家具还不如老伯家多。靠墙放着一把椅子，用手抬了抬，是好木头，但还到不了檀木鸡翅的程度。问，应该是一对儿啊，那一把呢？大姐说，卖了，这边的几扇窗户也卖了。现在想想可惜，后悔。村里要搞旅游，现在县里正在别的湾子找旧家具，旧门窗，拉到我们湾，要恢复。我想，十八湾，凑一凑，大概也差不多，好在大多数房舍格局还未变，只是有些木板间隔年久朽烂，有的人家改为砖砌。

大余湾，全村基本都是余姓，迁鄂一世祖从赣东北落籍此湾，时间在明朝洪武年间，家谱有详细记录。据老伯介绍，当年来的时候，并不是富户，也就是一介贫民，落在大余湾，是因为





此地靠水，也可开荒种地，大约到清朝的时候，余家开始发迹。现在留下的房舍，大多建在清乾隆到嘉庆期间，明朝时的房子，早已不存。即便如此，大余湾的民居，大多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能保留到今天，实属不易。其原因，和其他地方的古村相同，第一，保留下来的房舍，选料精良，施工细致，建筑牢固。这靠的是祖上曾有过几代处于富裕阶段，持续建设。第二，富裕之后穷了下来，后代没有拆旧房建新房的财力。这靠的是后代穷了下来，没有建新宅、盖洋楼的能力。和陕西的党家村、四川的上里一样，大余湾保存相对完好，靠的就是这两条。

大余湾旅游规划是今年十月开始封村，作为景区，收门票，我们去的正是时候，免了几十元的门票钱。从今年10月起，祖上遗产，就又可以为后代带来经济效益了，余家祖荫覆盖，余家后人有福。

余家迁鄂，在洪武年间，大明朝刚刚立国的时候。在这一波移民大潮中，余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看完大余湾，我查了一下史料，元末明初，

鄂北是大动荡的中心地区，人口损失严重，有的地方人口湮灭，土地荒芜。而江西人口相对损失较小，湖北与江西邻近，于是江西移民大量涌入湖北，据说孝感黄陂一带，明初江西移民与当地土著比例，达到八比二，江西移民如此之多，被称为“江西填湖广”，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并称为宋元之后的两大移民潮。这次移民潮里，不但卷来了余家先人，还卷来黎家先人。不知黎家先人有何德福，后来出了一位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黎家和余家同居一乡，都在木兰乡。不过他的老家不叫湾，叫畈，东厂畈。黎元洪是黄陂人，因此也被叫做黎黄陂。

黄陂这地方，也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黎元洪算是一个代表。现在的年轻人对黎元洪是

很陌生了,但如果历史退回20世纪初,黎黄陂的名声可大得不得了。眼下提起黄陂,大多与剃头匠泥瓦匠窑匠石匠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提起黄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黎黄陂,大总统。黎元洪是民国开国大都督,是民国唯一担任过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人。后来学历史,说到黎元洪,是窃取革命果实的小人,其实,当年人们对黎元洪的评价并非如此。孙中山称其为“民国第一伟人”,也许有敷衍的成分,但并非完全是虚词。没有武昌首义,就没有民国诞生,黎黄陂自有功绩在。把黎元洪描写为糊涂蛋,胆小鬼之类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共产党的史学家,而是国民党的文胆们。国民党的正统史观,认为革命成功,是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黎元洪是清军的统领、副将,而且推出来当大都督,并不心甘情愿,武昌首义,黎元洪无功可言,因此在民国史里,没他什么事。到共产党史学家的笔下,黎黄陂更加不堪,不但无功可言,而且是窃取革命果实的小人。不过现在可以百花齐放了,有人就站出来说话,有一位叫裴高才的学者说:“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有了这话,黄陂其实可以给黎元洪这位为黄陂争来荣誉的先行者立碑塑像了。

黄陂名人,不止一个黎黄陂,往古来说,有二程,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程颢、程颐祖籍河南洛阳,但因为爷爷在黄陂当县令,全家搬到黄陂。爷爷去世,爹没有回老家,落籍黄陂,生下二程,如果按现在的说法,三代落籍,二程就是黄陂人。往后来讲,黄陂还出了共和国大将徐海东。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但历史上,中共党员中农民占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寥寥,徐海东出身窑工,是个烧砖的,算工人,当然就是工人阶级,毛主席对徐海东的评价,是



“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黄陂也为黄陂人争了光。

还有一个黄陂人不可不提，这个人名气不大，胆量不小，很有点传奇性。我去贵州织金，写游记，提到丁宝桢。织金是丁宝桢丁大人的老家，丁大人杖杀安德海，是大英雄。所以也翻翻书，看看丁大人是如何杖杀安德海的，看得很痛快。其中就有一个黄陂人。丁大人是封疆大吏，不可能亲手杖杀安德海，更不能亲自去抓人，就是下令。下了令，得有人执行。这个执行的人，就是黄陂人，名王振起，时任山东总兵。据说丁大人下令拘捕小安子，从德州到泰安，没有一个知府敢执行，结果安德海拍着胸脯嚷嚷，有谁敢抓我，胆儿肥了！丁宝桢把王振起叫来，说，你去，把这阉人给我拿来！王振起跑至泰安，五花大绑，把小安子擒到济南。丁宝桢杀了安德海，王振起也出了名，说来，黄陂还真有俊杰。

本来黄陂名人不少，也算可以了，像二程、黎大总统、徐海东大将，还有王振起，但黄陂人说，这还不算，黄陂最有名的人物，是替父从军的木兰，不过这个木兰不叫花木兰，姓朱。

大余湾所在的乡，叫木兰乡，地处木兰山区。木兰山，是武汉周边最有名的旅游胜地。我这次去，目的明确，就是看大余湾，没有想进山看风景，更不想进山去朝拜木兰先辈。因为木兰故里太多，没法分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现在国内自称为木兰家乡的地方至少有四个，河南虞城、安徽亳州、陕西延安，加上湖北黄陂。我一直以为，花木兰是否有其真人不论，就是实有其人，那花木兰也是北朝臣民，不应在南。《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一句，可汗一词，出自柔然，后被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吸收，取代单于，成为国家元首的专用名词。五胡十六国，花木兰是哪国人不知道，但北魏时，已按汉人的传统，称帝，无可汗一说，木兰是江淮以南人士便很勉强。不过，到了黄陂，吃了人家的饭，口短，就不多说了。

吃饭，吃的是黄陂的饭。我一向认为，到哪里吃哪里，如果到武汉，有人请吃生猛海鲜，一定要拒绝的。所以看完大余湾，就在黄陂吃饭，公路边找到一家山味老店，号称木兰山野味饭



店的地方午餐。

黄陂美食，我听过不少，主要因为上学的时候湖北同学多，听得多，记得多。说黄陂最多的，是黄陂豆腐好。那是我上学的时候，穷，豆腐就是好东西。所以在黄陂吃的这顿饭，一定要吃黄陂豆腐，补上这一课。但是，黄陂真正上讲究的是“黄陂三合”，没有豆腐的事儿。是鱼丸、肉丸、肉糕一勺烩，加点儿菜叶子，取其鲜。鱼丸用草鱼，纯白，肉丸用瘦猪肉，肉糕用肥猪肉加千张。此菜鲜，因此也叫黄陂三鲜。在过去，能吃到这个菜，那可不简单。现在不是了，富了，虽然逢年过节也要吃，但淹没在油焖大虾、清蒸石斑盘子中间，再没有那么显贵了。我在黄陂的这顿饭，因为是山味老店，吃炖山鸡，吃野猪肉，吃黄陂豆腐，吃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青菜。虽然没吃到黄陂三合，但其鲜不输。大余湾看的高兴，打开一瓶“关公坊”，就着山鸡野猪肉喝了半斤。

到鄂第一天，不看木兰山。先吃热干面，后访大余湾。喝杯关公坊，吃点山野鲜。再要到黄陂，不知哪一年。



武昌·户部巷



在武汉，计划待的时间不长，过去已经看过的，不去了。归元寺、长春观，去过几次，这次略去，早春季节，东湖枯草还黄，也略去。想去走走看看的，是户部巷。

说是去看，实际上主要是去吃。户部巷在武汉三镇，是过早的地方，武汉有“早尝户部巷，夜吃吉庆街”的民谚，可见户部巷在武汉人心目中的地位。我过去对武汉人把吃早点称为过早有错误认识，认为过早的说法是匆匆而过的意思，写过一篇《早点杂谈》，开篇就说：“武汉人把吃早饭叫做过早，想一想，很形象。晨为一天之首，接下来，就是一天的忙碌，早饭不能复杂，点心点心，匆匆带过，便开始奔一天的生计。过早一词，衬出了武汉人的智慧。”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错了。过，非匆匆带过之过，而是过节之过。别的地方的人，只过节，过年，武汉人却连早都要过。武汉人已经把过早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推到极高的位置。

过早，说起来，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吃多少？也就是一碗面，两根油条吧。可武汉用于过早的点心，名堂之多，大不简单。成都是小吃王国，可供早餐选择的小吃不少，武汉的花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武汉过早的小吃，林林总总，总有几十样。除了老三样，热干面、豆皮、面窝之外，糊

汤粉、烧梅、欢喜坨、汤包、油墩，也是早点市场上的当家品种。还有糍粑、米粉、锅贴、水饺、馄饨、麻花、馓子、年糕、油条、酥饼、米粿、糯米鸡、生煎包等等。至于用米酒、豆浆、鱼汤调出来的汤圆、蛋花、粉面之类，就更多了去了。外地人，到武汉一两次，想要吃全，不可能。就是武汉人，因为口味、习惯不同，也不一定能把武汉过早的小吃吃全。到武汉，想找个地方，多吃几样，体会体会，到哪里？不用说，到户部巷。户部巷是武汉三镇早点大全，武汉人过早的圣地。所以我到户部巷，为看看，更为尝尝。

早上起来，打车到江汉关，轮渡过江。三峡大坝筑成，还是第一次在武汉认真地看江，与过去的浑黄色比起来，现在的长江，清澈了不少，很让我吃惊。三峡大坝不但能发电，能防洪，能调节水量，更能使江水变清，让城市更美。三峡大坝在论证的时候，我对反对者就不感冒，战争毁灭论、地震不可知论之类还可忍受，对环境破坏论、生态灾难论我很有些愤愤不平。现在，大坝建起来了，头一次看到这么清的江水，很高兴当年的争论以反对派失败而告终。

看着水，想起从前。第一次从汉口过江到武昌，是1953年，我还幼小。母亲让我坐在甲板上，细雨迷蒙，头上顶着一个包袱。轮船隆隆地开，不时拉响汽笛。到汉阳门码头，人们争先恐后地下船，头顶上满是箩筐与扁担。那景象，永远刻进了我的记忆。此后几十年，每当在武汉关轮渡过江，那段记忆便浮现出来。到码头下船，回首汉口，江汉关钟楼在一群高楼大厦比衬下，显得低矮枯瘦，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大变了，武汉大变了。

本来只想看看户部巷，在船上，姜诗敏告诉我，民主路去年修复完毕，已经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原貌，很有点看头。户部巷是民主路的一个街巷，看户部巷，连带看民主路，各有风味，我还真有点眼福。

进民主路，打眼一看，浓浓的沧桑感便涌入眼帘。中西合璧的建筑头尾衔接，既不同于上海拥挤着石库门的窄窄里弄，也不同于哈尔滨巴洛克风格的街道。房舍都是二层，底层大多做了商店，门脸旁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窄窄的小门，进门探望，里面却是大大的院子。楼房外墙，多数灰砖到顶，也有红砖做墙的，少，整条民主路，都是灰色调。二楼窗户，有的窗楣做成半圆，窗外还用水泥雕花，做出图



案。有的整个窗子都有外百叶，绛色，很像巴黎、布鲁塞尔的风格。如果只看窗户，就是洋房，但再往上一望，半坡瓦脊，瓦是青瓦，极其中国。有的楼房两边还突起马头墙，土的雅致，洋的有味。有的路段，接连几座原汁原味的巴洛克建筑，水刷石的建筑立面，宝瓶柱的栏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格毕现，让人浮想联翩。拿着我的卡片机，胡拍一通，好歹留个纪念。

民主路是民国后改的名字，取三民主义之一民。这条街位于蛇山之南，与蛇山平行，原来的名字是抚院街，大清国的抚院衙门就在这条街上。过去，有城门的时候，是贯穿江边的汉阳门到忠孝门的一条通衢大道。老武昌小，这条路就是武昌的主干道、中轴线。武汉古称鄂州，北宋时，因长江之利，就已经成为横接吴蜀，纵贯北南的水陆码头。两门之间的这条路，年代至少在千年以上。古时候这条路上发生过多少故事，无从考究，但清末民初，这条路却发生了近代史上的不少大事。

和这条路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个人。

一是张之洞。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搞精兵简政，裁撤巡抚一职，巡抚没了，抚院衙门自然废了。抚院衙门被张之洞拆了，从此抚院街名不副实。张之洞简化机构，裁撤冗员，是想开源节流，省出钱来搞洋务。他督湖广期间，建汉阳机器局，造出汉阳造，是中国第一支西法造出来的步枪。这枪，直到抗日战争期间，还在用，和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对打。抚院街变民主路，实际上是张之洞做的铺垫。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之开端，就这一点，民主路值得国人怀念。

一是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董必武与包惠僧都是一大代表。中共是1921年建党。1920年以前，各地成立的都是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是湖北共产

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小组成立的秘密会议，就是在民主路召开的，会上选举包惠僧为湖北临时支部书记。但1921年在上海召开一大，建党，代表湖北出席的是董必武，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一起，代表广东出席。当年的民主路，还叫抚院街，董必武、包惠僧们在哪所房子里开的会，不知晓，但这条路与中共诞生有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一是国民党的文胆，蒋



介石的挚友陈布雷。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第二侍从室主任，负责蒋中正文稿撰写，就住在民主路的一栋小洋楼里。张之洞拆毁抚院衙门后，盖了几栋西式别墅，陈布雷住的就是其中一栋。陈布雷文章写的好，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战，陈布雷便放开胆子鼓吹抗战。最著名的一篇，是蒋介石召开国内名流座谈会发表的一次演讲。其中有两段，一段是“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另一段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在会上壮怀激烈，慷慨陈词，听众无不激动万分。后来，这两段话，成为抗战的动员令，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巨大。这个演讲稿，就出自陈布雷之手。陈布雷在民主路居住时，正是国共合作初始。是陈布雷文稿最高产的时期。国民党抗战时期做全民动员，且掀起全国抗战高潮，很多声音，就自民主路发出，自有其纪念意义。

沿民主路，数条小巷南北铺开，户部巷只是其中一条。武昌非都城，户部一名难解。原来清朝时，这条巷子里，有一个衙门，藩署，主管户籍钱粮，向上对口户部，所以这条巷子便叫了户部巷。户部巷现今是小吃一条街，过早好地方，我原以为历史如此，延续至今，看了介绍，才知大错。如此有名的一条巷子，其实是一项政府工程。

户部巷历史上只是一个居民区，并非商业辐辏之地。成为小吃一条街，只有不到十年历史。过去，这条巷子里的小吃店，只有一家，叫谢面窝。谢面窝落户户部巷，在抗战期间。但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谢氏店被国营，退出户部巷。直到21世纪初，武昌区政府搞亲民工程，列了五个项目，早点、健康、就业、防盗、互助，把早点列在第一位。选来选去，把户部巷看上了。因为这里距码头近，人流旺盛。于是政府出资，把已然破旧的

